

三年饥荒岁月回忆录

很久没看到新华社记者这样露骨的文章了

1

许多年后，假如有人问我，当年你为社会做过的贡献是什么？我会说：我传播了很多充满人性、良知、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，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。

本文作者李锦，1952年出生，江苏省射阳人，新华社高级记者，曾任新华社西藏分社副社长、山东分社副社长等职务。他的调查报告先后被邓小平、胡耀邦、胡锦涛等最高领导人公开肯定，是中国智囊型记者的代表人物，是大型电视连续剧《邓小平》中惟一出现的记者形象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很久没有“饥肠辘辘”的感觉了。现在年轻人，甚至不知道，曾经有过那样一个特殊年代。甚至可以说，这是一篇非常“露骨”的文章，记录的一个时代的真实，最近，节约粮食，拒绝浪费，举国从上到下地重视。

看这篇文章，或许能让麻木的心灵，清醒一下。

文章以个人经历写起，生动，感人。结尾一句更是有启示意义：这“主义”，那“主义”，吃饱饭是最好的“主义”。

吃食堂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一

1958年9月，江

苏省射阳县兴桥大队召开万人大会，人们举着三角小旗，拼命地喊着“人民公社万岁”，这是我平生看到的最为声势浩大的场面。

办食堂是与人民公社是同时进行的。

据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的新闻报道，公社书记当众宣布：11月7日是全乡社会主义结束的日子，8日进入共产党主义，一切用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办。

散会后，加小编微信：shiyibest2088看更多好文，群众便上街“共产”了，商店里的东西被拿空了，就到别人家去拿。你家的鸡，我抓来吃，我队里的菜，你可以来挖，甚至出现有人到托儿所领别人的孩子当自己孩子。

确实，在1958年，继大跃进而起的“人民公社”运动在全国铺开了，高指标、瞎指挥、浮夸风、吃食堂紧跟着泛滥起来。

一级级命令，排山倒海般的传下来。

我们兴桥公社兴桥大队吃食堂是1958年9月下旬开始的。也就是人民公社成立后的两三天。兴桥大队分成南、中、北三个街，办了三所食堂。我们中街的在黄奎德家开始的第一顿。他家是开旅社的，地方比较大，能盛十多张桌子。就在开人民

公社大会后的一个中午，父亲告诉我说：“吃食堂去，吃饭不要钱了。”

我提着钢精锅飞到黄奎德家。这天吃的是红烧肉，有茨菇，厚厚的油浮在碗面上。

我们平时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，来亲戚了，割三、四两肉，都是烧的白汤，白色的肥肉浮在汤上面，那时候都不愿意要瘦肉，要肥肉，很少很少吃红烧肉。

我只记得文化大革命到合德参加会议时与三弟一起吃过一次红烧肉，是放了糖的，很粘乎，5角钱一碗，再就是人民公社吃食堂这一次。

吃食堂的当天饭剩下很多，肉也剩下很多，乡下农民买棉花路过街上的，也拉人家来吃，人家不好意思，便劝人家说“共产主义了，天下一家，吃饭不要钱了”。

自从实行吃饭不要钱，农村风气大改变；

男的听到吃饭不要钱，浑身干劲冲破天；

女的听到吃饭不要钱，做活赶在男人前；

老的听到吃饭不要钱，不服年老也争先；

小的听到吃饭不要钱，勤工俭学成绩显；



鳏寡听到吃饭不要钱，满面春风笑开颜；

病人听到吃饭不要钱，毛病顿时轻一半；

懒汉听到吃饭不要钱，连声检讨就改变；

做活想到吃饭不要钱，一分一秒都争先；

睡觉想到吃饭不要钱，越想心里越是甜；

为啥越想心里越是甜？共产主义快实现！

人人干劲足，个个齐向前，

明年肯定有更多的不要钱。

这是当时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上的一首打油诗，这样的句子读的时候特别流畅，使每个人读起来心里都有一种燃烧得要起火的激情。

我们兴桥大队的食堂第二天便不在黄奎德家吃了，中街分成两个大组，我们在西边三大组吃，吃的是炒肉丝，从那以后便一顿不如一顿了。

后来，几个大组食堂办不下去了，最后办一个食堂，在街南头。一个月时间不到，食堂里顿顿都是稀粥，干饭也吃不成了，最后稀粥变成清水汤。当时食堂做饭的人抓起大把大把的矾放在里面，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稠稠的，不过粥里没有米。

记得每天天还不亮的时候，邻居高大喜子、孙五锁子便叫着我一起去喝粥，去得早的，舀子在锅底捞，能捞到小半碗米，我们那时刚上小学，做饭的人同情我们小孩子。

过了一段，米也看不到了，直到稀汤都喝完了，碗底才露出一小点米，舔在舌头上，舍不得咽下。后来，食堂的粥光剩下水，我们每个小学生喝七八碗，最多的能喝十一碗。小小的肚皮，象被猪尿泡似的被吹大起来，亮亮的，手一戳就能点破的样子。

开始办食堂时，先把农民家里的粮